北齊書

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

北齊書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宋蜀大字本影印闕卷以涵芬樓藏元明遞修本配補原書板匡高二十三公分寬十九公分

北齊書目錄

凡五十卷

本紀八卷

傳四十二卷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斛律金子光

傳第十　北齊書十八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傳第十一　北齊書十九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傳第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魏蘭根　崔㥄　子贍

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平監

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外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録



北齊書一

帝紀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撰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

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

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甞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甞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

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摶輙逸遂至迥澤澤中有茆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

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
乃向非人也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
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
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
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
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
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
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
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

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
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
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
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
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
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
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
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叅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

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園焦中每從外歸主人
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園焦赤氣赫然屬
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
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虵蟠
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
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
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園焦以石
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
神武爲信都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

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
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
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
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
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
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㠜與元天穆破邢
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
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
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

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
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
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
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
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
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
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
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
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刼

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
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
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
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
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
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
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内圖兆復慮步藩

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

時奴輩伏𠁁分如鷹犬今曰天下安置在王而阿
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
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
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曲川
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
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
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
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
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

士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
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
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可難信
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
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
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
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

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
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
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
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
使神武斫巳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
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
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
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
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

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爲害
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
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
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
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
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
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眞君 內學
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
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

皇山以毀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
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
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
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
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
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車營租米神武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軍次信都高乾封
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

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
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
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
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
歸心乃詐爲書言介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
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
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
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皆
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

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湏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

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
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
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
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
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尒
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
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絶不權立天子
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
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

仲遠軍次洛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
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
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
土山爲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
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
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
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
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

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摠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

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歳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

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
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䰟既除朝廷慶悅初未
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
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
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
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
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
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

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
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
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
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武
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
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
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
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

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陵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構神武於

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勑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

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獎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慮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

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
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帝紀第一　　北齊書一

帝紀第二

北齊書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

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忌害隆之泄其
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
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
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
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
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
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
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
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

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高祖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忩忩遂召羣臣議其可否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

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

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昝臣爲嬖倖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倖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勑子昇逡廵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爲勑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

尉綦儁且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

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

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與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麄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

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

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朕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

把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爲
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
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高昂爲前
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
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
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
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
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
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

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顥智韓
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顥智遇於長壽津
顥智陰約降引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
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顥智於
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
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
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
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
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

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
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
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
躭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
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
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
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
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
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

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木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

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
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
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
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
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
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
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
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
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

鸊鵜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淸河王子鸊鵜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

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
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
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
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厙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
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
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
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
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

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萬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

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
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
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
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
氷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
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陜九州霜
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
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

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槖駝候舡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衞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揔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

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

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
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
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武
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
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
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内進御以序後園
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

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
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
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壬
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
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
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
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
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
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

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
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
慶腰邉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
爲懐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
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
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
中神武段孝先横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
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
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

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

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

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

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

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

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

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

一萬餘戸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

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

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叅軍房子遠等謀賊
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懐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
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
丁夘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
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
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四年
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
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

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
不從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毎先有黃黑蟻陣鬬
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
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
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
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毎中其
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
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道以攻之城中無
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

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
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
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
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
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
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
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
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
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

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
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
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
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
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
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
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
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
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

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

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
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
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
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
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髙祖神武性深
密髙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
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
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
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

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
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
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
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
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
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
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置
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
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

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
其力用規略遠矣

帝紀第二　　北齊書二

[illegible]

帝紀第三　北齊書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

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
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
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
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
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
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
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毎山園游燕
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與

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

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慕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已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

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
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
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
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
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
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
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飧者便致扶輪之効況
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
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聞負杖行歌便

以很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孫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

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乗機席卷縣瓠屬以
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
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罸器械精新士
馬彊盛内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可赴湯
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
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
甲來朝垂橐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
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

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
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
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
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
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
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
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
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
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

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
乖藝用出身爲國緜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
霜遂得冨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
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
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
遂使孌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
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
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
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

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懸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伯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栢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禄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噬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

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
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
僨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
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
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
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
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
䃹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
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

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克復中原荊襄廣頡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

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曹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

知王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
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
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
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督都督烏那羅受
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
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
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
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
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啓之

於王王使取一𣪠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𣪠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四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

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泫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

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
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
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
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
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冐言進食王怒曰我未
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
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
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
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

徐出言曰奴反矢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帝紀第三　　北齊書三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